

928
コ
13

後村先生大全集

一三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十三

內制

明堂大禮赦文 淳祐十一年

朕以涼菲之資守延洪之業紹天明命亦惟遺大投  
艱在昔哲王罔不明德纂祀承滋久寅畏靡忘聞恤  
大吏妖祥之占疚懷脩省覽四方水旱之奏由已溺  
飢荷二儀之顧歆與列聖之積累嚴守備以毆蚤蠹  
之害務安集以奠鴻鴈之居雲中赤白之囊適稀驚  
報都內腐紅之粟粗有宿儲欲寢兵措刑而未能念  
制治保邦之匪易徒以小心而對越尤於大享以欽



崇陳太常玉路之儀森萬騎羽林之衛在宮在廟叶  
周家雖肅之詩于帝于宗采虞氏類禋之典一純二  
精之義得合祛參侑之禮行祭以茅苴馨非黍稷詔  
除祕祝卿於已者敢專史布正辭質諸神而無愧景  
光燭而靈游沛燎煙升而精稷交熙事乃成至和斯  
應奏我將之頌而受嘏既介蕃禧歛洪範之福以錫  
民聿稽古誼鳴蹕而御丹鳳肆肯而揭金鷄嘉與含  
生均蒙發惠可大赦天下

尾詞

於戲一夫不獲其所實切於恫瘝百姓有過在予惡

從於曠蕩尚賴同心一德之輔宣力四方之臣生而  
論者益推於上思作而行者勿視以文具協圖康乂  
哀對休

科舉詔三首

科舉詔 景定辛酉

朕臨御垂四十載科詔數不旣東拔其魁傑者為梁  
棟其彙征而朋來者亦次第收拾以備棟橈之用故  
內脩外攘而治功成東馳西騫而人才出豈非累科  
得人之效歟前世招徠非一涂採取非一藝今拔解  
之路有二曰國庠曰鄉賦曰漕牒乃成周俊造里選先

漢游學之意決科之藝有二曰經義曰詞賦亦古者三揚之義議者或病其多而欲限其來厭其陳腐而欲新其體制殆未之思也自唐人已有主司不明之論有決得失於一夫之目之歎今之衡文者豈必皆遴選歟朕惟以言取人有時而失然老正先儒場屋之作有傳誦至今為矜式者謂程文不足以盡人之材非篤論也屬歲大比其播告中外精擇主司各公乃心拔尤取穎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韓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於經義詞賦之中求其醇粹典則若先正儒者上之春官朕將親策

擬撰科詔回奏

臣某今月廿六日遵依聖旨擬撰科詔進呈至燈後準御筆今臣不必拈出王魯等人尤見本朝得人之盛不可縷數之意韓子合稱名餘依所擬臣伏讀聖訓如發矇然幸以翰墨小技待罪視草詞意有未穩處仰荷明主親麗奎畫不啻面命耳提謹以覽賦而得王魯陳俊卿讀經義而得陸九淵改作先正先儒場屋之作有傳誦至今為矜式者并韓子改作韓愈共十八字隨奏進呈伏乞睿照奉

御筆依

漢游學之意決科之藝有二曰經義曰詞賦亦  
古者三揚之義議者或病其多而欲限其來厭其陳  
腐而欲新其體制殆未之思也自唐人已有主司不  
明之論有決得失於一夫之目之歎今之衡文者  
豈必皆遴選歟朕惟以言取人有時而失然老正先  
儒場屋之作有傳誦至今為矜式者謂程文不足以  
盡人之材非篤論也屬歲大比其播告中外精擇主  
司各公乃心拔尤取穎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韓愈曰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於經義詞賦之中求其醇粹典  
則若先正先儒者上之春官朕將親策

擬撰科詔回奏

臣某今月廿六日遵依聖旨擬撰科詔進呈至燈後  
準御筆今臣不必拈出王魯等人尤見本朝得人之  
盛不可縷數之意韓子合稱名餘依所擬臣伏讀聖  
訓如發矇然幸以翰墨小技待罪視草詞意有未穩  
處仰荷明主親灑奎畫不啻面命耳提謹以覽賦而  
得王魯陳俊知讀經義而得陸九淵改作先正先儒  
場屋之作有傳誦至今為矜式者并韓子改作韓愈  
共十八字隨奏進呈伏乞睿照奉

御筆依

擬戒飾知舉以下手詔

朕試天下士於春官凡十有三詔矣名卿由此塗出  
項背相望朕又表章儒先崇尚理學以倡率之然文  
治日隆文弊日滋大率斷章勸句以命題而詞賦牽  
合有暫古風經義破碎甚於詞賦言理者不切乎事  
論事者不根乎理往往流於高鄙鄙淺非文之弊也  
衡文者之責也唐命贄而得愈觀先朝命修而得鞏  
軾士論旣隱文体亦變卿等皆極一時之選其体朕  
意以贄脩自勉定去取於重厚浮薄之間察抱負於  
言語文字之表必有真才實學出焉朕將親策於廷

以驗卿等之藻鑑故茲札示相宜知悉

壬戌省試前余當驟直得旨令擬此詔旣  
進章矣及引試則是御製一詔中間說文  
弊及戒典舉處略來進本然辭意皆經聖  
筆刊潤始悞余所草者近於厭薄程文而  
御製渾厚有君師作成人之才之量非小儒  
意度所及旣歸里因治舊藁見之漫存於  
此以見陛下聖學高妙肆筆成書之盛景  
定甲子十月題

收復獎諭詔二首

改瀘州為江安州仍降為軍事詔

瀘自晉以來為郡至本朝始陞節鎮地望加重屬時多故調守稍輕畔將據城旅拒歲月朕命宣制二閩聲罪致討所至克捷逆整窮蹙潰圍鼠竄遂入其郭金湯儼然不改舊觀痛念城中衣冠士民咸闔門死義或綖城獻策雖無其追脅者亦不忘國恩延頸以待王師之至慨然不已惟是此邦既罹汙染盍稽舊典改錫嘉名以昭朕與郡人更始之意其以瀘州改為江安州仍降為軍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改連水軍為東安州詔

連水昔為縣建炎始陞軍其城據要環之以水承楚之屏蔽也乃者邊吏不戒容易失險朕當饋不怡與大臣密籌之內而將帥上稟成算外而豪傑不忘本朝舉侵疆而歸版圖返葉服而奉正朔不煩一兵不戮一人成此雋功朕念此邦其山川形勝可恃其軍民忠勇可用勉復之初宜陞郡望以重牧守之權以輯安靜之福其連水郡改為東安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獎諭詔書

收復瀘州獎諭宣制兩閩立功將師詔



後村先生大全集  
朕憤逆整之孤恩提堅城而拒命劫持官吏屠害忠  
良飢噬飽颺貢養成於鷹虎毀冠裂冕甘下拜於犬  
羊朕拊髀而嗟投袂而起必討版臣之罪必復寧人  
之疆雖無見萬理之明亟欲治一方之痛內則麒麟  
第一功之佐指授於廟堂外則熊羆不二心之臣旬  
宣於邊塞制閩悉賦輿而旁隸統戎建旗鼓而長驅  
合群帥之智謀作三軍之勇氣水陸並進雨雪載塗  
或築堡以逼其城或巡江以護吾餉或出奇以焚其  
積粟或盡銳以勦其援師彼魚游沸鼎之中乃燕委危  
巢而去指麾而定宛如五月之渡瀘肉薄而登速於

半夜之入蔡通嘉渝之梗塞厚沅播之藩籬竹帛有  
光金湯如故狂悖奪符置戍之地復歸版圖驅迫被  
髮左衽之民重返葉服雖飛平岳鄂青定邕宜以今  
北方未易優劣條騰露布深慰宵衣嘉將率之忠勤  
念吏士之暴露軍志謂無賞不往何惜輦財古訓云  
有功見知詎容利印除軍前喝犒官資前物外已飾  
攸司按復城姓名功狀各分等第別如醜渥以獎戰  
多故茲將諭各宜知悉

收復連州獎諭制招二閩詔

頃者邊城弛備連水受兵險要輕指藩籬寢薄朕痛惜

河湟之失隔於彼疆孰能返濟汶之侵歸之至會以  
焉堅壁以養重間亦推鋒而直前豈振槁之不能欲  
取果於既熟賴元老之猷益壯而本朝之化素深制  
垣運決勝之籌招閩魏冠軍之勇上稟成算共恢遠  
圖溪戎來其蘇彼謳吟之尤切閩士戰甚苦此寒暑  
之屢更豪傑效歸疆之忠父老爭開關而納靡遺一  
鍬坐復三城宵旰之憂頓寬山河之景不異恩交義  
結不煩辭士之下齊檄走書飛已報王師之入蔡  
朕嘉元帥折衝之略念征夫况瘁之情趣幕府之上  
功命有司而行賞務從醲厚以勸勤勞故茲獎諭想

宜知悉

沿江制使馬祖光任責設城轉二官降詔獎諭  
古舒與秋浦相望一衣帶水昔人所謂風寒處也移  
治以來雖建立官吏而蕩無堡障民有搖心或請板  
築宜城而守之議久不決屬者丞相行邊采其策鄉  
以制閩任其事且佐其費向之荒墟今之堅壘設虜  
南吠猝攻之不能克欲舍之深入則懼吾金湯之擬  
其後此國家以淮西三郡隸昇閩之初意也竣事來  
吾忠勞至矣予嘉乃績寤寐嘆賞卿其益恢遠略以  
紓予北顧之憂

御筆馬光祖興築宣城招收遊繫補填諸軍  
闕額製造器用戰船費用繁莫非樽節載浩  
覽來奏具見勞能可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卿前自渚宮重臨江閩荏苒三載勤勞百為援枹鼓  
以犄角上流之師悉賦輿以板築泥城之壘蒐卒補  
逃亡之虛籍散金募游繫之健兒金縷綠沉森羅武  
庫蒙衝闢艦照映怒濤凡皆軍中節縮之贏靡煩公  
上拋降之助知鞠躬而盡力不矜能而伐功載嘉元  
戎衛社之忠深得大臣體國之誼賜璽書而褒美佇  
袞繡之來歸

李壇效順本朝歸連海獻山東獎諭詔

中國帝王所自立由古以至今一統天地之常經暫  
分而復合然必有非常之豪傑乃能成不世之功名卿  
英特稟之於天忠孝根其所性不幸處南北隔絕之  
際未嘗忘國家招徠之恩用夏變夷厭衽髮侏離之  
俗歸疆請吏募衣冠禮樂之風連海開闢青齊同軌  
豈特山東父老聞漢詔而願觀將見河北士民迎晉  
師而歸附欽極殊勛之報遂加異姓之王擁雙節以  
指麾合數路而董統足以展丈夫之氣樂足以慰爾  
考之營魂緬想忠勞益深嘉歎故茲獎諭可想宜知

悉

連水三城已遂收復首詞

天所助者順不勞因量之師民惟惠之懷尚感本朝之  
化侵疆自返率土均懽清連自失險以來邊地皆戒  
嚴之曰丁壯苦餽糧於千里吏士不解甲者三年非  
難取即墨之城何忍烈崑崗之火惟招携懷遠古有  
明訓而背夷向葉誰無是心朝廷主恩交義結之謀  
邊閭竭師武臣力之助被髮左袵英雄耻胡服之歸  
簞食壺漿父老迎王師之入無亡矢遺鏃之費有甕  
軾下城之功然念干戈之餘戶口能幾士農失其業

次高賈喪其貨財或亂離之死節未旌或攻取之戰  
多未賞創殘滿目寤寐疚懷宜敷曠蕩之恩以慰  
來蘇之望

尾詞

於戲聖經大一統將盡復於輿圖中國有至仁俾重  
霑於王化悉從更始同底丕平

勅書

賜安南國王陳日畱淳祐十二年歷日

勅安南王陳日畱朕運璿璣而布政授人時聘銅  
柱之畫疆莫非王土其廣歷書之賜以昭文軌之同

明詔驛馳遐方戶曉既燠寒之順序亦耕鑿之安生  
賜保康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示諭

勅保康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朕以揚蕃孫奕世聯  
嫺有子尚主國之肺腑其貴仕固宜王之爪牙非信  
臣不可君宣麻於文德俾授鉞於房陵既昭予篤近  
之心亦示爾仁達之意雖牙纛未嘗臨遠然耄倪莫  
不聞風今特授揚蕃孫保康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  
免奉朝請進封淳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  
封貳百戶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保信寧武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

勅保信寧武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朕以李壇慕  
義向風去逆效順奉汶湯之侵地歸之版圖築肥水  
亭武改之齋壇授之印節惟茲土之多豪雋喜若人  
之立功名聞其擁麾莫不動色今特授李壇保信寧  
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食邑  
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安南國王陳威冕禮物

朕既撫履封甫膺冊命爰侈尚方之賜賚以為絕域  
之寵光播之綸言申以篚實勉殫忠報謹奉蕃條

賜安南國王陳威冕景定肆年歷日

頒正朔於中朝朕方來遠奉藩宣於舊宇爾既襲封  
若時鳳歷之行豈限龍編之阻析因之序不爽於人  
時耕鑿之民安知於帝力用廣暨南之教益堅拱北  
之心

賜銀合夏藥詔

賜沿江制置使吳淵

勅吳淵卿三年居東久著堡釐之績六月徂暑寧無  
救御之勞盼奩劑以衛生錫璽書而示獎其厚拊頻  
江之俗使均蒙扇暍之仁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  
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

勅似道朕當殿閣涼薰之際念疆陲暴露之勞矜頽  
聞之英賢分長淮之憂顧載盼珍劑匪曰常晏益推  
扇暍之仁厚拊乘邊之士下同前

賜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余玠

勅余玠卿方奏戎車之捷不敢告勞朕雖居薰殿之  
涼未嘗忘遠乃盼上藥以獎中權尚惟廣於吾仁益  
拊循於士衆下同前

賜京湖制置大使李曾伯

勅曾伯卿盡護上游重恢故境方當流金鑠石焚歎

之際不無輕裘緩帶指麾之勞獎以重書錫之珍劑其推廣於德意益輯和於兵民下同前

賜沿海制置副使章大醇

勅大醇卿表海宣勞典藩著績屬履執衡之序爰盼尚藥之珍宜奉養於仁風以坐鎮於雅俗下同前

賜馬軍都指揮使呂文德

勅文德金流石鏢時屆炎歎士飽馬騰卿方整暇嘉乃韜鈴之肅錫茲服餌之良非徒康濟於元身其益撫循於吏士今賜卿銀合夏藥并統制統領將佐官屬等並依年例分賜

賜御前都統制聶斌等

勅聶斌等當庚伏之際總戎已之屯念枕戈暴露之勤分尚藥珍良之品體予德意同士苦甘今賜汝等銀合夏藥并統制統將佐官屬等並依年例分賜仍傳宣撫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執政生日詔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政皮龍榮

正月十九日

上天之生賢佐任重鈞樞正月之吉始和祥開弧矢方賴弼諧之助可無錫賚之恩足奉親懽亦昭朕眷

資政殿大學士松江制置大使馬光祖

二月十四日

律中姑洗鍾和氣之清英門垂左弧增陪京之風采  
茲臨初度履有常彛馳急驛之璽書盼尚方之酒餼  
祇承寵渥茂介壽臧

同知樞密院事兼浙西安撫使馬光祖

二月十四日生

任重樞機叶贊中興之運祥開弧矢適逢初度之辰  
迺瞻耆龐方隆委寄京邑起袴襦之詠尚方厚酒餼  
之盼式對寵光益綏壽嘏

資政殿學士汾海制置使厲文翁

五月二十

授歷而殷仲春候屆中和之月賜履而表東海祥開  
初度之辰迺眷蓋臣方膺隆委加尚方之錫賚為額

闡之寵光益茂勳庸永綏壽嘏

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朱熠

七月初六日生

森戟放條採風謠之甚美垂弧絕瑞得秋氣之至清  
方煩舊弼之鎮臨宜厚尚方之錫賚其祇眷渥之介  
壽祺

太傅右丞相府家廟祭器等款識

維景定三年正月乙丑詔太傅丞相賈公似道奕世  
勲勞再造王室其賜家廟於行都迺作俎豆  
或是蓋  
餘皆倣此 俾奉時薦萬子孫永寶之

策問



召試倪普歐陽守道

辛酉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聚人曰財財非止於金刀泉布之謂也菽粟亦財也凡人之所為汲汲於財孰非汲汲於食者邪其汲汲於食也又孰非汲汲於生者邪是故生之機行於天地生之道寄於聖人財有滯故通之以幣食不贍故補之以糴然則弊與糴之說古矣其詳可得聞歟漢班固志食貨謂錢布之用夏商以前靡所記而職金職幣之法自太公始然則太昊高陽氏所謂金有熊高辛所謂貨陶唐氏所謂泉非歟耕而食鑿而飲夫固無所不足乎食也

彼曰金曰貨曰泉將何所於用歟豈貨自貨而食自食歟漢人議更鹿皮之制以權錢也薦之璧以行權也璧之僅僅數千而薦之者及四十萬彼所謂未不相稱者然歟否歟姦錢多則法錢輕錢輕則五穀之賈倍蓰戰士不得祿官自糴日不足於是入粟補吏之豪得以其區區者要其上不知直四十萬之幣可用之侯王宗室而獨不可行之豪民若吏邪均輸以致販平準以抑物不告緡不益賦而山東歲漕六百萬石諸農各自致粟何始者行之豪民之難而今也得之諸農之易歟豈抵罪者有所懼而輸補吏者

有所慕而勸歟否則所謂均而平者此之法掣然有當於彼之心歟或有曰湯輩文法吏也以姑息行之故難以文法裁之故易歟邊有二十餘萬之兵則國不可無六百萬石之粟兵未可解則歲糴將何以繼之歟張湯顏異之覆詰孰是孰非卜式洪羊之罷行孰當孰否有可得枚舉而毫析歟景壽昌漢之善筭計者置常平以給北邊漕關東以供京師糴湟中以備西羗數亦浩矣是時緡錢罷推酤船筭罷關中鐵罷白金五銖罷當五錢又罷不知轉糴之費將安出歟借曰關東穀石五錢湟中石八錢穀賤錢重咄嗟可

辨耳然以六萬之卒漕四百石之粟糴之易不曰漕之難歟糴莫近於關內以九費計之且二萬萬餘糴之本又不與也蕭望之曰不便是已不此之便他固

有佚道歟夫欲其無費又欲其有利雖有智巧將安所施歟漕而便則漕是已彼書生之迂濶固不若善筭者之功於事情歟主要者曰糴便主留屯者又曰留屯便豈大司農之急近效又不若後將軍之有遠算於初是者什三中什五諸前言不便者人人殊向微魏相獨是其計則糴少既不足於餉留屯又卒未可行悠悠風塵誰與辨此虜耶歟夫幣所以佐錢之不

便而漢之錢絲幣而輕糴所以濟穀之不足而漢之穀絲糴而貴幣不造粟不糴不可也惡乎不可又惡乎其可歟夫國無養兵之費故供億之有時者易輸官無貴糴之價故取償於富家豪農者易足然漢自元朔以來議鑄錢議更幣議鹽鐵以桑孔諸人皇皇然殫心計為之猶恐不給而况內無甘泉太倉之積邊有匈奴零旱之患萬如雲千金非兩雖使壽昌輩後生其能鑿空而戢辦歟或曰漢之法重故反脅者罪漢之民心壹故有願輸財者國勢積輕民聽滋玩操切而行之則峻急而聚怨姑息以俟之則繆悠

而之事二者將孰從歟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聖人有道以處此試商權之毋但曰措也糴也有司事也毋庸問

壬戌召試文及翁彭方迥

孟子曰天子降才非爾殊也又引詩曰民之秉彝好之懿德才德皆性也孰美而孰惡哉書曰明俊德俊非才歟語曰舉賢才賢非德歟夫才非惡稱也人與天地並曰三才剛柔健順天地之才也亦天地之德也古之論才德者合而無之未嘗歧而二之也古之用人者必才德之全未嘗賤才而貴德也至近世名

公始曰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又曰兼全者為聖人俱無者為愚人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噫此論為智伯益成括之流而發可也豈可樂論天下士歟得人之盛莫若虞周以書考之曰九官曰十亂聖門上論乃有才難之嘆曰舜有五臣周有九人而已於絕無僅有之中又精擇而使之少歟才累難歟異時南宮适問禹稷羿奡夫子有尚德哉若人之獎豈才外又有所謂德歟知善射盪舟之不如躬稼知聖門退羿奡而進适可與辨才德之責矣立政卷何之篇曰常人曰吉士曰吉人其德勝才歟語曰巧言

令色秦誓曰佗佗勇夫截截片言其才勝德歟  
倚盼春秋人物也降是則申韓孫吳儀秦矣以戰國較春秋相去又大有分數固其人有分毫近德則有世猶分毫可為德不競而驚於才於是天地分裂生民耗爛矣揀世之論深惡夫才非以此歟與漢高光武成帝業者蕭曹寇鄧諸公也四皓嚴光處士甘卓茂縣令耳非勲非舊一旦或托以儲貳或待以賓交或尊為師傅二君尚德之意與任法律而求所弛者異矣此漢祚之所以最長歟有國家者每患之才有才不用而惟聽用德意則古矣坐失豪傑不曰世治

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歟才全而德不形古有幾人徒才而無德以將之身且與國俱斃既往覆轍歷歷可鑒我藝祖開基以大度用人才德未分治體純懿然重實儀而輕陶穀明示風旨世世守為家法咸平以來大臣尊德而抑才涵養培植極於慶歷之際中更西北多事寢覺之才甚至一人數用然國論治體終不少變內用文富外用韓范卒二虜臣伏之功熙寧以來大臣賤德而貴才耆舊退藏新進騰上國論治體一變矣內用確惠卿外用留禧遂胎丙午丁未之禍由今觀之孰得孰失

今二 年來有四方既平王國成定之勢廟謨翁受敷施有李文靖王文正之量凡向來偃月鬼神二揆之所媚忌中傷者以次取用朝半老儒野無遺賢矣然起視一世不快人意之事向多足食練兵守邊救民四者當世之急務也每舉一事調一字謀一帥見大夫雖衆可使甚少德者才者孰適於用歟德非虛名鎮俗之謂彼向為令僕足以師長百僚者豈所謂德才非沾沾自熹之謂彼視天下之勞如觀蟻之移穴者豈所謂才然則必如珠玉在山淵而光景媚如麟鳳不鷲博而雄狡服德不可見才無不周世

豈無若人歟盛德之士蓄美含輝外無表襮彼平凡  
齷齪者容焉才者或有志無時或數竒不偶彼虛浮  
躁競者託焉上之人非特難於用抑難於知矣景運  
方興後生可謂張八絃之罝以羅致之易也知之擇  
之則如之何子大夫世之通儒國之修士上命給札  
以受所欲言其條自古用人之方當今適用之宜有  
司將以復於上

擬建儲制

朕御圖滋久主鬯尚虛恭惟受一祖十二宗之傳柰  
何不敬將以繫四海億兆人之望必也正名茲繇帝

室之近親預定天下之大本其敷丕統以諮多方具  
官某姿既端凝識尤英悟孕棟葉之秀氣綿瓜瓞之  
慶源誕彌初生載震夙而無害少成寶慣若夫天性  
之自然身從醵謀之年知慕誦弦之樂極裂土擁旄  
之貴有親師齒冑之心外邸養蒙爾尚勿冲而進德  
深宮主震予思付託之得人乃因秩祀之餘遂決定  
儲之計出於獨斷慰爾輿情歷攷先朝具存故實紹  
典訓謨明言選藝祖之孫嘉祐詔書亦曰立濮王之  
子於以尊王家神器九鼎之重予以措斯世泰山四  
維之安嗚呼寢問鷓鳴宜益謹三朝之際謀詔燕翼

豈惟流數世之餘惟仁可以洽羣心惟孝可以先百  
行惟恭則無荒無怠惟儉則不侈不驕謹修厥身毋  
忽朕命

擬除治平章事

朕參稽元祐位置大臣雖呂范兩賢左右並居於輔  
弼然路中二老後先迭處於辦章流澤及數世之餘  
盛治為本朝之冠眷言耆德久任宰衡有莫大之勲  
勞備久虛之典用其數丕號以詒羣工具官某有王  
佐之才先天命而覺傾蹊舊學重陟台司國忘家公  
忘私蓋深得匪躬之義善稱君過稱己未嘗漏造膝

之言其鎮物如山嶽之不搖其聞善若江河之莫禦  
九尾奏西成之喜三邊息南吹之塵格天之功繫元  
老是賴明農之意非冲人敢知矧眷禮之餘隆何嫌  
疑而欲去國尊師重傅既嘗輔導於彤躬公論道經  
邦詎可勞煩於細務申維垣之前命示絕席之殊榮  
軍國之事必諮巖石之瞻深峻遠猷訂謨定命朕心  
尤向於老成同寅協恭和衷廟論方資於統壹於以  
壯陳隆之勢於以調鼎味之和仍拓履封益增采食  
於戲一相處內昔寧免於獨勞三后協心今所期於  
共濟况忠實可以託國而德量實可以容人益殫厥

心同底於道

擬冊皇太子妃制

門下元良天下之本既定策以建儲淑女君子之述  
宜及時而擇婉舉茲盛典告爾多方永嘉郡夫人全  
氏蚤受教於姆師素玩心於歲史蓋文恭之懿戚亦  
慈憲之華宗慕彤管之徽音工言可法侍朱輪而遠  
官險阻備嘗朕方選左皖之賢孰可作東宮之儷茲  
惟天合而人合不待龜從而筮從肆繇小君之封遂  
正元妃之號筭總問兩宮之膳寢禮謹晨昏蘋蘩奉  
九廟之蒸嘗慶流宗祐予以謹人倫之始予以彰壺

範之嚴於戲家欲齊身欲修朕以儀刑而詔子男正  
外女正內爾其敬戒以從夫茂對寵光永綏福履可

拔擬制二道

西山先生晚在翰苑賓客滿門一日謂余曰某為詞  
臣終日困於應酬忽且有宣鎖且柰何宜稍謝客温  
習余曰先生何慮此耶先生曰此事久不拈弄則荒  
疎君它曰必居此地不可忽老夫之言因曰文字須  
有素備荒速中安得有佳語余請其說先生曰如街  
談巷語及士大夫所傳某人除某官之類即題目也  
暇日試擬為之臨時或可採用後余忝掌內制朝野



多傳明禮有大除拜追記老師遺言擬作數制後失其藁僅存二篇而書其末如此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三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四

內制

明堂加恩制

鄭清之依前太傅左丞相兼樞密使魏國公  
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穆卜吉辛肇稱元祀合祛義古二儀之眷顧  
方深陟配禮嚴三后之威靈如在升輅而霽華麗曉  
燔柴而圓魄燭天交精禋於顯幽轉陰晴於俄傾皇  
矣上帝監禋事之肅雖相維辟公繫冢司之典領其  
修播告以獎忠勞具官某簡易而閱深高明而篤厚

在嘉定際琬甘盤舊學之賢及端平初負揚綰當時之望自角巾之東路至赤烏之西歸蓋退處者十年豈預知其再相含納包荒之道廣彌縫用藏之功深言之遜志逆心必求順汝而拂汝人之有技彥聖是能好之而容之百志維熙庶工無曠茲大饗舉行於秋杪以元台總統於使端珥蟬冠而蕭然澤臞服雉裘而屹乎山立蒐羅髦雋列周廟奉璋之間收召老成扈雍時屬車之後縟儀克舉駿命方新既徹俎而勞執事之臣首錫帶以寵調元之老惟極品躋三公之貴卿靡希榮雖雅懷輕萬戶之封予寧吝賞爰加

書社仍拓租畝於殿昔者周公以宗祀而配帝時則伊尹有一德以享天對揚昭代之恩徽勉企先民之事業

口宣

有勅聖人饗帝詎涼德之克堪冢宰佐王賴精忠之顯相肆疏異渥加獎宗工以訓使領之勞其服命書之寵

師彌依前皇叔祖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判太  
宗正事嗣秀王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肇講宗祈聿稽古誼乾為父坤為母義有取

在嘉定際號甘盤舊學之賢及端平初負揚綰當時  
之望自角巾之東路至赤舄之西歸蓋退處者十年  
豈預知其再相含納包荒之道廣彌縫用藏之功深  
言之遜志逆心必求順汝而拂汝人之有技彥聖是  
能好之而容之百志維熙庶工無曠茲大饗舉行於  
秋杪以元台總統於使端珥蟬冠而蕭然澤臞服雉  
裘而屹乎山立蒐羅髦雋列周廟奉璋之間收召老  
成扈雍時屬車之後縛儀克舉駿命方新既徹俎而  
勞執事之臣首錫帶以寵調元之老惟極品躋三公  
之貴卿靡希榮雖雅懷輕萬戶之封予寧吝賞爰加

書社仍拓租畝於殿昔者周公以宗祀而配帝時則  
伊尹有一德以享天對楊昭代之恩嚴勉企先民之  
事業

口宣

有勅聖人饗帝詎涼德之克堪冢宰佐王賴精忠之  
顯相肆疏異渥加獎宗工以訓使領之勞具服命書  
之寵

師彌依前皇叔祖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判太  
宗正事嗣秀王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聲講宗祈聿稽古誼乾為父坤為母義有取

於合袞文配帝稷配天禮尤嚴於參侑精純昭格貺  
 於駢臻逮茲熙典之成賴爾耆英之助其敷制綽以  
 諗廷紳具官某秀傑而溫恭簡嚴而閱達襲積慶於  
 安僖傳嫡之後著大節於淑冲鄙服之初春秋既高  
 多閱於義理老成無幾尚有於典型允謂周親之仁  
 人蔚為劉氏之祭酒屬明禋之藏事儼華髮之侍祠  
 惟孟子之達尊莫如德齒雖武公之既耄尤謹威儀  
 爰拓封租示均祭澤於戲胙肉下拜卿不違于天威  
 齋酎先嘗朕敢遣於宗老益綬壽嘏茂對寵光

口宣

顯相良勞近屬之尊均廣敢後增拓  
 渙渥之新

依前皇弟少保武康軍節度使充萬壽  
 觀嗣榮王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虞裡班瑞偏及羣公周祀賜膳亦先同姓屬者  
 之大饗粢然昭代之彌文眷言貴介之賢協贊  
 之禮既然熙事宜賜褒章具官某秀美而溫純  
 揖讓而謙必孝友素稱於宗族典型克肖於文恭分  
 廣姬室剪桐之意大衾長枕隆唐家華莠之  
 繇朱邸之英顯相紫壇之祀衮衣蟬冕尤昭映

於班聯桂酒椒漿實參陪於薦獻降等有慶容止可  
觀逮茲徹俎之餘申以出綸之寵爰加采地式重藩  
維於戲蘋繁薦鬼神亦惟享德崇棣燕兄弟可後均  
釐茂對眷懷益綏弗祉

口宣

勅有祭有十倫親踈必辨膳分同姓兄弟攸先爰疏  
加地之恩益壯維城之勢

杪依前保慶軍節度使建安郡王加食邑食

實封制

門下朕藏三歲之祠致九筵之制王入太室於昭報

本之心帝有合宮以布調元之政神人悅豫邦國榮  
懷方餽惠之專行尤宗英之加厚具官某温恭是蹈  
粹美所鍾佩服佩觿已有老成之度學詩學禮不忘  
講習之功盖公姓之矚親為朕意之深屬比涓季灝  
講宗祈髦俊之士奉璋伯叔之國分玉雖衣冠未任  
莫陪裸鬯之儀然俎豆夙聞宜在賜膳之列其增井  
賦以壯藩維於戲至誠感神既攘攘而降福明德睦  
族爰切切以及人祇對寵光隆譽處

口宣

有勅朕既講禋儀遂推祭澤顧鍾愛莫加於猶子

賜膳可後於諸王祇服命書益光德業

思正依前皇叔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天水郡  
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涓剛秋季藏事國陽皇天付予敢忘於報本  
寧王遺我尤謹於奉先瞻言屬籍之尊阻造侍祠之  
列福寧專饗禮有均釐具官某迪性中和持身謙安  
被服儒雅蔚有開平之風典型老成習見乾淳之事  
俞鉞峻元戎之任穹班視上宰之儀比攷舊規聿脩  
大享舉髦多士助裸鬯於周京宗室列侯奉酬金於  
漢廟既博率被配天之澤豈親賢吝加地之恩於歲

燔柴而禋六宗已歆精意茂木以燕諸父庸示至情  
茂對顯褒益縷新祉

口宣

有勅祭統之倫禮尤辨等宗盟之長誼益賜膳欵予  
優渥之恩介爾熾昌之祉

與惟依前皇兄安德軍節度使開府萬壽  
使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寅奉帝親參稽今古稱秩元祀告功於神明  
永言孝思有事於文武燎禋上格祭澤下流顧如麟  
趾之英祖就駿奔之列莫申褒律以示眷懷具官某

端大而方嚴閑深而亮達賦京兆精明之政有今趙  
 張傳聖人褒貶之書前無啖陸以備廣廈細旃之顧  
 問俄從珍臺間館之燕願遂授鉞於齊壇具視儀於  
 宰路屬修大亨丕講彌文士各肅雖共陪洛邑之禮  
 卿方留滯不預漢家之封建此熙成慨然主想爰加  
 多於井賦益增重於宗盟於戲對賈生受釐莫問鬼  
 神之事使宰孔賜胙取遺耄耆之臣式對寵徽永綏  
 壽遐

口宣

有勅比遵彝典肇講精禋方屢公明 不親

老滯留於寓其均餒惠增拓 封

趙蔡依前少保觀文大學士醴泉觀使

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若稽累朝有事重釐助嚴父配帝之禮各以  
 職而駿奔眷出將入相之臣獨奉身而燕處迺推餒  
 惠以獎壯猷具官某稟河嶽之英際風雲之會隆中  
 長嘯神交比樂毅之倫圯上一編天授非穀城之力  
 擊揖清中原之志大發兵坑孺子之功高艱危則晉  
 公視師平定則范子去相寵利之心素薄出處之際  
 可觀屬藏精禋典懷碩輔卿雖樂午橋之野 靡有

遐心朕方受宣室之塵詎容專饗式遵舊典加拓新  
畚於戲使宰孔而賜齊示均昨飲頌僖公之保魯遂奄  
龜蒙茂對恩徽益綏壽報可

口宣

有勅熙事聿成與臣鄰而同慶湛恩溥豈及勳舊之  
敢遺昭示眷懷對揚休命

謝奕昌依前少保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  
使臨海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紹休聖緒藏祀國陽乃季顯中辛徹俎既陳  
於駢享惟右賢左戚奉璋各效於駿奔况序爵之允先

豈均釐之可後具官某冲和之氣承文獻之傳者少  
也耽書窺鄙侯挿架之富貴而下士慕信陵執轡之  
恭實槐庭之聞孫亦椒禁之懿屬位崇袞鉞行比布  
常雖子之燕居視鼎鐘而若冕然國之大事儼敲冕  
而侍祠昔班朝已峻於棘聯今昨土益增於采食於  
戲周廟多士莫不殫助祭之勞漢家近親宜加厚分  
膺之禮永綏壽祉以對寵光可

口宣

勅有朕參稽古昔並享帝親迺如戚畹之賢實相合  
宮之禮肆盼餞惠申錫綸



謝奕昌特封和國公

門下朕謹司名器並用戚賢維朝家隆貴貴之恩而  
 躋棘位然經訓有親親之誼何愛茅封咨爾在廷聽  
 予作命具官某禠身端重秉性靜夷洵美由矢分之  
 高謙謹驗躬行之際言乎相閥晉群謝之倫求之后  
 家漢二馮之匹素志靡欲若於寵利長才惜不見於  
 事功算燾衣人門之榮至矣珍臺間館物表之趣超  
 然朕脩齊資內德之賢待遇加外嫻之禮矧既班於  
 亞保宜進爵於大邦以獎忠勸以昭眷注僅有吳壞  
 之前比後未聞焉至如杜衍之舊封久無繼者茲為

異數匪日常彝於戲樊侯以明哲保身乃先民之懿  
 識陰氏云富貴有極亦近古之雅言皆所習聞奚煩  
 諄告可

口宣

有勅朕以椒塗之內助加茅土於近親况列孤卿宜  
 荒大國是為殊渥其即欽承

董槐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判福州  
 福建安撫大使濠梁郡開國公食邑食實封  
 如故制

門下朕惠顧全閩儀圖碩輔瞻相公之台鼎久燕於

殊庭分天子之旌旗茲雄開於統府咨爾會弁聽予  
出綸具官某碩膚而不瑕弘毅而任重廣川三策異  
諸儒奉對之常談攷定四書續千載不傳之絕學玉  
帳著籌邊之績銀臺凜批敕之風遂越羣公使宅百  
揆有衡尺之在手無鞭靴之及門德修謗興或責春  
秋之備事久論定何傷日月之明卿雖樂鐘鼓於清  
時朕欲謀詩書之元帥昔臣浚摠紹興之使領俊卿  
釋乾道之宰衡皆嘗鎮臨緬想風采雅志愛贊皇之  
泉石若將挽馬輕裝携清獻之琴龜宜無難者盍卜  
建牙之吉蚤為喝馭之行壯吾藩垣慰彼黎庶於戲

申伯南邦之式具宣四方之勞周公東山之歸何待  
三年之久迺如耆舊其休眷懷可

口宣

有勅起舊揆於祠庭寵光特異建全閩之帥聞委寄  
不輕宜對越於制麻亟戒嚴於行孝

皇女昇國公主進封周國公主制

門下詩稱女子之祥均為倫紀易曰家人之正始自  
閨門眷言貴主之賢更錫大邦之號其敷顯冊以告  
辨朝皇女昇國公主生稟冲和動循禮度瑟彼英瑤  
之質不假琢瑁穠矣唐棣之華居然韶秀孝謹見於

定省清溫之際功言合於丹青竹帛所傳人無間言  
朕所鍾愛授女師之彤管染翰不休織天孫之錦囊  
成章甚敏傾踈湯沐寢閣歲時蓋嘗歷攷於先猷具有  
進封號之舊典爰俾昨鎬京之壤預涓築魯館之期  
以彰車服之隆以侈宮闈之慶於戲婦人之道敬順  
既習聞七誡之篇王姬之德肅雖可助廣二南之化  
益裒祉福式對寵褒可

口宣

有勅朕愛鍾青圭爵進大邦車服從周湯沐視漢厥  
有祖宗之成憲豈云父子之私恩播告既脩對揚惟

謹

觀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判福州福建安撫  
大使董槐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特進封永國公加食邑食  
實封制

門下朕眷注弼臣褒崇耆雋擁節建三山之闡重於  
起家分茅畫二水之疆俾之胙國煥揚大號孚諗羣  
工具官某言行蹈君子之中力量任天下之重致和  
在格物所學傳授於先儒明道不計功其論源流於  
爾祖輔台則補袞無闕去位則脫履若遺昔嘗聞洛

下之英今復見山中之相朕付七閩之巨屏卿專一  
整之隱棲屢趣行期莫迴雅志懷綬長安之邸不亦  
彼哉深衣獨樂之園有足娛者非但嘉大臣止足之  
操亦欲倡斯世廉退之風雖職與祠不加於一毫由  
郡而國遂冠於五等御款段乘下澤即故里之便安  
解葱珩脫孟勞辭上天之富貴方之諸老允矣全人  
於戲未易致者令名最難保者晚節急流而退故能  
身貴而不危裂土而封孰謂公歸之無所益綬壽祉  
茂對寵光可

口宣

有勅辭十連之寄不可挽回冠五等之封以褒恬退  
載馳驛使申錫綸言宜體至懷

賈似道依前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  
少師魯國公加食邑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

門下朕推枕宅揆定計建儲惟王董正治官寔詔賞  
誅之柄煩公調護太子沆成羽翼之功羣僚咸被於  
渙恩上宰獨陳於謙志卻循墻之章而復上避維垣  
之秩而不居與之邑以旌賢揚於庭而作命具官某  
鍾河嶽之秀有莘渭之材虜昔投鞭衆皆失叱以袞  
衣繡裳之重臨攢砲衝梯之危吳未可圖良以彼有

人爾魯安得削宣非儒無敵哉既汎掃於邊烽遂更張  
於化琴謂元子夙成宜豫建謂名臣欲畫宜急求築  
臺以致樂毅劇辛安軍以迎園公綺季若時鶴禁莫  
莫匪鴻儒朝寢門而問安兩宮茲爰入國庠而齒胄  
六館作興綿皇家翼翼之期絲賢相範模之力屬周  
歲齋例進文階朕嘉元勲何慙師尚父之拜卿抗高  
志遠希范宣子之風重違懇切之言曲徇回恥之請  
冠麟閣之丹青圖畫奄龜蒙之山川土田以獎冲虛  
以昭眷遇於戲姬公一百年卜洛永奠於周京子房  
三萬戶封留首安於漢嗣迺盛美瓊掩前聞可

口宣

有勅青禁從遊之賢進遷之恩溥黃閣調元之老模  
範之功高糸控需章力辭極品諒難回於謙志俾加  
拓於履封

揚蕃孫時授保康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免

奉朝請進封淳安郡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念先皇太母之恩厚於戚畹擢累將重侯之  
登之齋壇庶慈孝之兩全亦親賢之並建咨爾在  
列聽予作猷具官某奕世忠勤一門仁遜榮囊雪案  
有儒生刻苦之風塵柄唾壺無貴介奢華之習朕惟

乃祖父重之婚媾感舅氏如存之詩行王姬下嫁之  
禮樂爾孚宜爾室惟無是心於吾母用吾情欲報之德  
過庭有自來矣築館過我願兮嘉貴主貶封之言疏  
少府出節之寵房陵古郡笑談擁上將之苑京輦貢  
祠蕭散執化人之袂仍蠲朝謁俾遂使安以慰恭  
聖在天之靈以示眇躬厚倫之意嗚呼若古有訓曰  
不期侈不期驕惟天可謙可長守富可長守貴顧如  
恪謹必克對揚可

口宣

有勅麻卷已敷節旄隨至侈舅家之貴盛增主第之

寵光其即欽承以昭殊眷

呂文德特授開府儀同三司依前保寧軍

節度使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四川宣撫使兼

知鄂州兼湖廣總領霍邱郡開國公加食邑

食實封制

門下朕覽周家戎捷之詩興師而討叛攷漢代儀同  
之制出爵以賞功眷言宣力之臣方上獻俘之奏其  
敷大號以告廣廷具官某挺特起之英豪撫方來之  
事會韜畧傳渭濱之叟不假兵書聲名與吳下之蒙  
相輝族譜夷險一致經營四方築砦而思播之備嚴

燔梁而嘉渝之圍解信拜大將蓋從蕭相之言度朝  
京師代領蔡方之任塞北之塵不驚漢東之水無波  
屬整亂常櫻城旅拒孰肯狗國家之危急俾就開幕  
府以旬宣過師綠魚貫之崖轉鬪萬里漕粟沂馬高  
之峽屢費千金此推鋒價勇而前彼漏刃游魂而遁  
視諸葛渡瀘之舉何其壯哉自崇文克關以來未之  
有也金湯險在笳鼓凱旋再安參井之墟壹洗岷峨  
之稜陣堂堂旗正正師旣繫於戰多綬若若印纍纍  
朕猶慙於賞薄昔者聞皇祖之訓尤其靳使相之官  
以此褒崇寧非稀濶於戲李愬破賊城而入益著威

可  
曹彬僭 壘而歸不忘謙謹勉旃忠力對越寵光

口宣

有勅朕憤叛將之孤恩命宣威而致討取彼郭馘歸  
之叛圖行役踰於三時捷奏來於萬里宜加使弼以  
獎勲臣

回奏宣諭改呂文德開封制

臣某今月二十三日伏承苑使揚唯傳奉聖旨宣  
諭令臣改呂文德制未聯二句臣恭遵聖訓今擬  
撰改上句日愈加恩禮改下句曰往殫忠力蓋取

沂公王曾筆錄有曹彬凱旋恩禮踰厚之語謹錄  
上進欲望聖裁如得允當乞批降付學士院以憑  
施行

再回奏

臣某今月二十四日承苑使揚唯傳奉聖旨宣諭  
臣所用曹彬事與上文新使相之句重復不若別  
用一事臣即已仰遵聖訓欲改末聯曰李勣破城  
於大雪益著威名鄂公畫像於凌煙遠追風烈往  
殫忠力對越龍光名將事甚多文德見知鄂州所  
以用尉遲事未知得穩當否更乞聖裁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奉御筆依

皇姪乃裕特授檢校少保依前保寧軍節度  
使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治本齊家仁先睦族擁節龍棟華之慶將閱  
十暮進班視棘位之儀通稱三少載諏剛日明告大  
官某挺卓雅之資有信厚之德隆儒好古富藏河間  
之書從師受詩能世元王之學言行可以法則翰  
墨特其緒餘美名素著於藩房貞樂常存於几案  
朕盡倫之至少者懷之立愛惟親欲其貴也而况建  
旄之久其加進律之榮歷攷前聞每優近屬任城嗣



為善之訓受漢分封汝陽有好學之稱為唐禮異矧  
情誼特隆於同姓則班聯宜亞於貳公仍舊鎮之油  
幢拓新畝之采食嗚呼朕於兄弟之子豈詔爵之獨  
遺古有孤保之官可歷階而序進飲承殊渥益勉令  
猷可

口宣

有勅爰隆猶子恩渥有加秩賦孤卿班聯尤饒節旄  
不改綸綍惟新祇服寵光益有忠報

李壇效順本朝請贖父過既歸連海之境土  
復獻山東之版圖義概忠忱古今鮮儼節鎮

王爵恩寵宜優可特授保信寧武軍節度使  
督視河北京東等路軍馬齊郡王制其故父  
全特與追復官爵改正日曆令所屬討論施行

門下臣子之情尊君而愛父春秋之法內華而外夷  
載嘉益世之豪首決歸朝之策凜義槩英風之鮮麗  
超勲階爵級之常彝誕播絳綸肆盼印節李壇闕河  
間氣惟海俊人市駿骨而捐金招徠遺軼聞鷄鳴而  
起舞寤寐功名感平有為戎之言抱魯連蹈海之志  
慨恩爾考被遇先皇屬邊吏之踈庸致勲臣之跋扈  
朕迹舊事諒丹赤之初心爾效膚公欲雪清於前垢

既舉連海歸職方氏復奉淄青入主會圖無疆界披  
 此之分有車書混同之漸王猛發正朔相承之論勿  
 晉為圖馬援知帝王有真而來於漢專意英雄所見  
 今古略同是用加兩鎮元戎之榮峻三府督師之拜  
 殄草地之逋虜分茅土而昨齊少慰立身揚名之心  
 併下改史復官之詔於戲吳起守西河而事魏國未  
 聞並擁於齊旄太公表東海而封營邱孰若徑疏於  
 王爵永有蓋忠式對寵光可

口宣

有勅卿擇主之誼高歸疆之功大推將旄於淮蜀昨

王社於青齊以勵英豪以獎忠孝茲為異渥益懋壯  
 圖

李全特追復彰化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京東鎮撫使依舊京東忠義諸軍都統  
 封制

門下君記人之功不假疵於往事子揚父之美蓋倫  
 紀之至情家庭有特起之豪泉壤稟如生之氣差辰  
 出綽疏渥還擅故具官某海岱竒才風雲壯傑率齊  
 地陷蕃之衆歸于本朝立堂門勦虜之勳書之盟府  
 加卿子冠軍之號極使相元戎之榮雄心方驚於白

檀異夢奄罹於黑憶豹留皮之志非不踐言狼跋胡  
而然豈其獲已生英嗣雅慕華風自拔衽髮之中  
來獻叛圖之舊昔周封蔡仲忘郭鄰之愆漢爵  
原馬邑之責既獎肯堂而裂土乃令告第而復官  
改汗青用昭宗赤以尉霜露庶萬之感以堅關河  
附之心嗚呼剖符分功臣之封不及親於子貴  
元輔氏之役必能報於國恩可

安南國陳威冕特授靜海軍節度處置等使  
特進封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  
戶特賜效忠順化功臣制

門下周建諸侯之國錫以山川漢封異姓之王及其  
苗裔美矣家傳於恭順俾之世襲於蕃宣奄賜履之  
舊疆疏出綸之新渥其官某挺姿英毅秉性忠純在  
邦在家終始安民而和衆是父是子後先作室而肯  
堂過庭雖命以繼承馳驛尚勤於奏稟際天所覆卿  
風慕文軌之同重譯而來效貢忘梯航之遠載嘉  
恪爰示寵賚爵超五等之崇秩視三公之貴旒節長  
安之本邑錫盾瑠戈名號凌煙之元功高冠長劍分  
茅如故食采有加益堅屏翰之心庸報君親之德於  
呼衆星北拱仰瞻象緯之垂百川東之孰謂鯨波之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後村先生全集  
隔欽承恩永底榮懷可

董槐特授特進依前觀文殿大學士許國公  
致仕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兜百揆以當朝嘗著舊庸之效辭三公而就第  
忽騰告老之章毫期久薄於官清與輪尤高其晚節  
咨爾在列聽予敷言具官某研幾而極深守約而施  
博凡所植立德之講明伊洛之書盛行獨以身而體  
蹈革渭之事雖遠常望古而慷慨堂堂玉帳之折衝  
凜凜銀臺之批勅借旋幹洪鈞之日遠然流傳黃閣  
之風清孔明如稗之心居然服衆儀休拔葵之操端

可矯貪既釋化權益窮一學尋故鄉之游釣卻長樂  
之麾幢物外逍遙方且托浮邱之袂世間屈曲遂求  
柱弘景之冠念項位於冢司盍超加於特進易封舊  
許仍拓新畬以慰巖石之具瞻以旌急流之勇退於  
呼鴻歸公無所豈如就國之安龜厭不我告猷殊  
匪愛君之義雖云謝事尚冀輸忠可

賈似道依前太傅右丞相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魯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

門下朕仰成名宰豫建皇儲二年殫鴻翼之勞褒崇  
非過素疏避鷹揚之拜終始報謙卿既宰辭朕不能

奪僅有錫土田之禮少剛安社稷之功迺棟剛辰誕  
颺顯制具官某鎮浮之望山立決勝之謀淵深三代  
以來有伊尹傳說之學千載而下知孔明公瑾之心  
一清胡塵再造王室量邑荒而茹納廣心如秤而予  
奪公周詩美闢國之助魯詩書有年之喜頃登黃閣  
首定青宮招山中之老人皆入侍矣選天下之端士  
以衛翼之機務習於臨大事決大議之時德智長於  
見正事聞正事之際垂裕及後昆之遠進官特政府  
之常念尊祖人之至情貴極三公之品若馳恩國之  
令典先生四世之尸取之廉遂爾之高報之畝重予

之慊茲仍舊宇加拓新畝以示朝廷之寵光以垂臣  
子之軌則於戲賈傅教太子端由師訓之賢魯公荒  
大邦益奄龜蒙之地斯為盛舉愛掩前聞可

口宣

有勅卿定儲功大進律賞微馳官於下馬之陵如有  
請矣加邑特存羊之義為之慊然申錫恩言欽承休  
命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四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五

丙制

答詔

賜京湖制置使李曾伯辭免除寶文閣學士  
職任依舊不允詔

勅曾伯自頃邊臣不善牧御鉅鎮堅壘棄如贅疣朕  
每飲食意未嘗不在褒獎也卿顯聞幾何時而二城  
復歸于職方氏厥功茂焉冠奎閣之直隲統府之名  
賞不渝時之義也忽披來奏方且謙謙然推勞吏士  
懈避恩渥過矣過矣朕惟晉自永嘉河南丘墟用一

祖述所至能翦荆棘立官府心甚慕之今二城殘敵  
未知河南之甚增守備以隄防後患合智勇以堅凝  
前功安集新民拊循闔士使開闢可以戰閉戶可以  
守朕之所圖於卿也先小遜後遠略豈卿素志匪朕  
樂聞

賜新除權刑部尚書程公許解允兼侍讀不  
允詔

勅公許朕召諸賢而未至嘉一老之來歸觀辰告遠  
猷之忠見歲寒後彫之操朝野想望其風采播紳流  
傳其奏篇或履之班雖高細旃之業未完終始于季

將求高宗之多聞直諫如卿不曰孔門之三益得之  
勅誦胡乃執謙漢廷思見賈生既訪治安之策齊人  
莫如孟子必陳仁義之言其即欽承勿煩異避所請  
宜不允

賜寶制蔡範辭免除刑部侍郎不允詔

勅蔡範朕歷數先皇之侍從典懷爾考之忠良恨不  
同時幸其有後頃由適列詳式左馮願借冠君之留  
去思雖切不見賈生之久注思已深人物眇然公等  
安在孰復奏篇而嘉歎俾還禁素以論思出有黃霸  
龔遂之風民庸籍甚入居蘇公呂侯之任人命繫焉

朕念必行卿辭毋費

賜觀文殿大學士游侶三上奏劄辭免再任

官觀不允詔

勅游侶詔諭已詳懷祈愈確昔考博垂九齡而得謝  
豈限引年之文杜衍僅一請而獲從殊匪貪賢之意  
尚歆遣使者安車之禮詎可無稟人結粟之恩萬鍾  
何加豈容心於求富三命而俯無乃過於為恭夫知  
正知足固老氏之名言可達可久亦孔門之中道况  
大臣之辭受繫列辟之觀瞻卿無執謙朕不反汗  
賜太傅左丞相兼樞密使魏國公鄭清之再

上奏辭免姪次申與見次監司思命不允詔

勅清之朕以丞相避勢遠嫌虽貴極公台而宗戚鮮  
少又皆常調平進與寒門素族無異僅有一兄子本  
由科第發身白首州縣異於所謂恩澤侯者畀節起  
家良不為過丞相方且攷据古今頌首固辭章卻復  
上夫負薪牛具恩之薄也朱輪葉較侈之過也朕之  
報功無已丞相之訓儉有素奈何援是以為比乎渙  
命必行矣函姑止

賜觀文殿學士陳韓上表掛冠不允詔

勅陳韓卿養氣至剛得孟氏之學鞠躬盡力有孔明



之風頌頌畫繡之行鄉迺敬角中而選第州里化其  
庶遜之行朝野仰其高潔之名宣室前席之咨万渴  
聞其至論神武掛冠之奏忽求踐於昔言夫舜兩杜  
之位何節之虧卻萬鐘之祿何滿之有方叔之猷尚  
壯晉公之年未衰卿猶股肱亦既冠二三執政之列  
朕所體貌其可拘七十謝事之文益堅在王室之心  
毋作適生民之計

賜禮部侍郎兼給事中兼侍讀張璠乞祠不  
允詔

勅張璠卿多士之宗法從之老秦誓所謂黃髮詢謀

漢人所謂白首魁壘之臣也朝廷有遺忘賴卿陪輔  
論履有顧問待卿啟沃格心之學造膝之言有人所  
未知者曰朕禮祀卿以耆年奉章左右略親湯液隨  
奏樂喜第甘泉之頌前宣室之問朕方有意奈何欲  
引去乎方今號召天下賢雋未至舊人如卿幾何屈  
指其體眷注勉為朕留

賜資政殿大學生直奉大夫提領戶部財用  
燕知臨安府趙與篋乞歸田里不允詔

勅與篋前卿厥劇思閒歸志浩然朕詩以留之居無  
幾何復有汶上之興豈猶未孚朕意耶自頃計省京

尹每難其才知疊二組踰十年使國力未甚屈糶價  
不敢上其事亦豈易哉求全之論幾於太過卿疏殆  
有所激而云自昔任事之臣獲久其職究於用者鮮  
矣朕於卿終始如一無可間之亦鉅細必從無不信  
之言舍朕將安之乎夫顧衆口之毀譽而欲潔一身  
之去就疏遠者然也豈所望於同姓之卿歟

賜太傅左丞相兼樞密使魏國公鄭清之再  
上奏乞歸田里不允詔

勅清之朕顯任元台久虛次輔君臣相得庶幾同聲  
氣之求機務至繁寧免獨賢勞之歎忽覽封章之疊

上冀還政柄而勇歸首授寒暑相代之言歷陳古昔  
薦賢之事居常樂善尤喜聞樂克之為孰不各權乃  
欲惟國僑之聽如卿卓識自昔罕儔今朝無虎豹在  
山之威邊有蚌蟠相持之勢方且寄安危於元老奈  
何潔去就於一身孟子謂予豈舍王詎宜出畫洛誥  
曰公無困我未可明農尚休春勿存形迹

擬進左丞相鄭清之丐歸田里不允詔褒

朕所以留丞相者至矣來疏猶以耄耄為辭昔在元  
祐彥博以師臣輔政蘇軾稱之曰其綜理庶務酬酢  
事物維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右今治聞彊記雖專

門名家有不逮朕觀丞相摹畫天下事與所上朝廷章奏蓋今房博也夫鎮物資重望經國須老謀朕之方仰成卿勿言去

賜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與權乞休致不允詔

勅與權卿望重宗英位崇使弼前抗陳情之疏暫為遷紓之行孔氏合葬於防何其久也季子來歸於魯跂手望之忽覽奏函力求還笏素有為蒼黔之志又非掛衣冠之年何所嫌疑遽茲勇決豈朕用才之弗盡致卿陳誼之甚高夫功名貴始終之全忠孝無任

止之異國家近屬寧不馳魏牟存闕之心將相重臣未可作義之誓墓之語盍踐予寧之約願聞入覲之期

賜叅知政事吳潛再上奏乞解罷機政不允詔勅吳潛卿以重望毗大政朕所深眷人無間言游覽封章以慨時病懼物論為辭求解機務有大臣之風矣朕政以時病為憂早朝晏罷思與卿等圖之卿而引去則所謂助明時行善事者卿當為之誰耶賈誼有言醫能治之而工不使至今識者為漢道恨卿任崇輔弼朕方以卿為活國之鍼艾求時之盧扁也其

安厥位勿費乎辭

擬進叅知政事吳潛乞解機政不允褒詔

朕累詔留行卿疏可以止矣復授錢若水勇退為言朕惟若水適值平世得遂其志今為何時中外喁喁望治位參廊廟以身殉國可也豈得但以退為高乎卿既立初節又欲保晚節朕謂體群臣孰若禮大臣其悉至懷益肩忠報

賜同知樞密院事徐清叟再乞解機政

不允詔

勅清叟詔墨猶濕奏函復上勇退未已為之撫然朕

於士大夫之在列者未嘗輒聽其去况二三大臣乎卿知時事之數宜念朕肱之竭力任本兵之重蓋疆精神而折衝豈必以潔身辭位為高耶矧素著直諫數聞忠鯁夫直言國之葉也忠社稷之鎮也朕方倚卿為重又何危殆之有

擬進同知樞密院事徐清叟乞解機政不允

褒詔

方今歲功告成邊烽不聳政朝廷力行好事之時而二三大臣方且更迭求退深所未喻也卿之忠直朕所照知決去無名番行有詔若魏澄所云君都顯號

身荷美名者朕之所圖於卿也豈必以二疎兩龔自擬乎其勿重陳益思叶濟所請宜不允

賜寶章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陸德與辭免除寶謨閣學知泉州不允詔

勅徐與卿昔以天官夕拜代官勸讀遺近矣去而帥閩七聚之人安之屬因諗舌棲遲衡泌朕既采公論雪前誣而楚中山之篋矣溫陵調守徒得君重謂已佩二千石印綬需函來上若重於南轅者夫民之情偽卿知之矣卿之條教民習之矣亟其叱馭為朕一行噫自先朝至今牧是邦者不知其幾推衰惟十朋

惟思惟德秀其民尸而祝之朕之望於卿者如此

賜直祕 主管鴻禧觀時暫主奉祭祀趙與

澤辭免除福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嗣秀王

不允詔

勅與澤安僖王國之近屬宜百世祝爾於次宜襲爵前議刻印而雅尚冲挹若不欲就封者姑令主祭朕每入孝宗廟未嘗不惕然也子曰必也正名乎茲授爾廉車昨爾茅土典故則然非朕創始及披來奏乃以季父伯氏當封輒歿為辭夫歿壽定數也繼續大義也朕聞天道福善而益謙尔行已居官強於為善

後村先生大全集  
賜少保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謝奕昌  
非爾而誰

再上奏辭免特封祁國公不允詔

勅奕昌朕前詔諄諄意卿已對揚矣需章復上猶以無例無名為拜夫公爵一也有郡國之分則有一品二品之異卿所再命而倭者豈以是故耶然位峻孤卿固已極一品也升郡為國猶稍下於一品何以謙巽為哉况見諸故府寧免拘例蔽自朕志豈曰無名亟拜恩言勿煩詞貴

賜資政殿大學士松江制置大使知建康府  
行宮留守馬光祖乞界祠廩不允詔

勅光祖朕以卿俊傑識時務文武有威風授以閫鉞留鑰之重前虜飲江卿忠憤激發遣授師惠賦興蒙犯霜露上下往返靡遑處使上流得以收萬全之功卿與有勞焉忽覽來奏恣疾求閑將勩由勞國事而然今退適之虜猶之困獸曷嘗頃刻忘聞某風寒當蔽遮某戶牖當綯繆惜分陰合羣策汲汲圖之可也朕宵旰如故未嘗敢即安卿又豈得而懷歸乎其提大綱省細務蓄精神近藥石天相忠勤何恙不已

賜寶章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周坦辭免依舊職差知徽州不允詔

勅周坦卿以倫魁雅望法從舊臣卷懷遠慮超然事外若未嘗貴顯者奉祠香火無躁心起家佩貳千石印綬無喜色方且頓首未奉詔出處去就之際甚雍容矣微雖支郡實江左佳處昔及黜不願出守武帝謂之曰卿薄淮陽耶燕至而淮陽大治卿其強起為朕一行

賜少傅保康軍節度使安撫大使屯田使知鄂州兼衛馬軍侍指揮使湖廣總領兼夔路

策應使呂文德再上奏辭免特授太尉陞大使職事恩命不允詔

勅文德功高者賞厚任重者禮隆卿築險而思播之守堅燔梁而渝合之圍解其功可謂高矣建旗鼓開幕府以鎮楚援蜀其任可謂重矣縻以好爵非厚也陟其使名非隆也朕方以上流付卿宜恭君命宜封軍寶宜以英衛李郭勲業自勉若夫崇尚辭巽若儒生修飾邊幅之為者豈所望於大將哉

賜馬光祖辭免以任責浚築宜城特轉兩官仍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恩命不允詔

勅光祖昔之知非勢者言守江南必先經畫江北不  
易之論也宜城版幹之役雖宰府決其議大農給其  
費然任責而經畫竭力而裨助則閭臣之功進秩二  
等予心猶以為憚乃頓首固辭何耶雖志存體國自  
云職分之常然賞不酬勞夫豈勸懲之義朕不反汗  
卿毋執謙

賜試尚書工部侍郎楊棟辭免兼中書舍人

行下房文字恩命不允詔

勅楊棟卿昔以小冢宰兼內史文辭行乎中朝今乃  
以不能退托竊所未喻然則前日之受非耶况起部

之事簡於經綜假垣之職在於翰墨青氈舊物豈必  
辭遜朕觀卿根茂而實遂無老壯之異齒宿而意新  
何枯涸之有雖嘉冲挹宜亟對揚

賜試尚書工部侍郎楊棟辭免兼直學士院

恩命不允詔

勅楊棟漢命司馬相如視章楊雄待詔承明之廷唐  
見李白於金鑿殿先朝用臣賦臣轍臣祖禹臣壁朕  
擢臣牽臣了翁真禁林皆蜀珍也卿西州之秀與學  
瑰文簡古而蔚尤宜為誥當仁之舉不必遜惟行之  
命不可反朕方延佇卿可欽承



賜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董槐辭免依舊職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恩命不允詔

勅董槐朕憂七聚之區不經謀帥知樂一立之趣未即啟行覽來奏之披陳頗自筴於疾憊力乞復除書洪毅若王臣匪躬易之工夫然元老克壯之敵晚尤之委寄庶幾了學之義素所講明舍則臧何如用則行載之言未若見之事綬帶聊煩於鎮拊凝香不廢於研尋渙號惟行巽函可已

賜董槐再辭免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恩命不允詔

勅董槐前詔確乎甚堅需章卻而復至昔舉公四世之舊猶命保釐營平七十之餘尚圖方略卿之清健朕所倚毗初無覆車之足懲必欲銷印而未可便當建闕勿復循牆

賜董槐三辭免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恩命不允詔

勅董槐十國為連莫隆於分閩三命而俯未已於循牆况一方興來暮之謠雖遠役通行春之際平生素志居常後樂而先憂古者大臣莫不朝聞而夕引朕毋反汗卿勿懷安

賜皇女昇因法公主辭免進封周國公主恩命  
不允詔

勅皇女周國公主父之於子經垂立愛之言名不假  
人國有進封之典肆繇鍾阜改昇洛京詔爵者朕之  
至公舜榮者爾之謙志亦既分於成渙豈容遂於雅  
懷宜卽歛承母煩固避

賜皇女周國公主辭免擇日備禮冊命恩命  
宜允詔

勅皇女周國公主車服以庸帝子之常制典冊備物  
朝家之彌文新渥旣行舊儀當講覽異函之未已執

謙柄而力辭深諒雅懷姑蠲禮縛所辭宜允

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朱  
燭乞俾遂退閑不允詔

勅朱燭朕思濟時難敷求哲輔與之共政于茲有年  
摹畫足以圖回聽量足以容受樞機周密每默運於  
帷籌驥假和平方共調於鼎實朕所加禮國皆曰賢  
何嫌何疑忽焉有舍魯之志將安將樂豈其志在營  
之特昔將相驩則策士安劉之計行君臣睦則強敵  
圖晉之謀沮宜體眷留之意益肩寅協之心

賜楊棟辭免除權刑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

不允詔

勅楊棟名滿九牧身兼數器蓋園綺之羽翼嚴徐之  
議論羽僑之潤飾班馬之述作或得其一足以名世  
傳後卿乃材全美具昔人謂陸機人患才少君患其  
多此言殆為卿發也秋卿雖號劇曹以卿為之綽手  
有餘地矣况文昌台斗之貴妙選而授何以辭為

賜王燭辭免除禮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

允詔

勅王燭聽履之除為真已晚鳴謙之疏得寵若驚卿  
之公忠士所矜式典銓曹則古文斐馬輔儲禁則今

之綺園進長春官深愜時望然德業既尊於一代則  
班聯宜正於六卿選而用焉辭之過矣其欽承於詔  
音可略去於偽文

賜端明簽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皮龍崇  
辭免依舊周提舉編修勅令同提舉編修經  
武要略恩命不允詔

勅龍榮朕治法布于象魏謨斷見于鴻樞賴卿提綱  
成國鉅典茲彌綸於萬務仍筆削於二書乃輔臣攸  
司之常然大儒已試之效自宜對越何必遜辭

賜端明同簽書樞密院事沈炎辭免兼同提

舉編修勅令依舊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恩命不允詔

勅沈炎緯武經文樞廷已試着律定令府宰攸司朕方圖內外之修攘明政刑於間暇雖討裁各分乃屬而典領必惟其人成命既盼異章可止

賜何夢然辭免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恩命不允詔

勅夢然朕修政以攘夷常德以立武命卿該輔為朕折衝雖料敵臨機紀載各欽於乃屬而舉宏攝要典司實賴於鉅儒蓋職守之當然欲遜辭其何謂亟祇

成命或想遠猷

賜江制置大使馬光祖辭免除觀文殿學士職任依舊恩命不允詔

勅光祖卿居守陪京盡獲諸將鎮靜如羊陸精練如陶庾恢經典畫於大計又綜理其理務首公盡瘁為朕寬江面之憂者繫卿是賴進班書殿盖用阜陵待珙故事而卿方執事柄騰異牘深所未喻人物如卿乃遠托於不能然則材與力豈復有出卿右者乎典聽朕言勿復有請

賜楊蕃孫辭免以皇女周國公主下嫁男鎮

恩命不允

勅蕃孫朕愛鍾一女選上久之而得鎮焉非直以左  
 腕之故昔在恭聖有大造于朕欲報之德一也戚家  
 子多崇飲飾游而鎮清修酷嗜孝美秀工屬詞有士  
 人之風二也此皆爾累世積慶所致亦過達義方之  
 教蔽自朕志預飭攸司已消築館之期難徇循墻之請  
 賜馬天驥辭免依舊資政殿學士除福州福  
 建安撫使恩命不允詔

勅天驥朕惟七聚之區土狹而人稠地方所產無幾  
 食之者眾故其事以筆耕其民多墾山漁海自營衣

食思得賢師往村摩而安輯之卿出建三閩有聲  
 績入閩兩社有忠力昔為鐔守習其土風長樂弄印  
 無踰卿者謂已叱馭戒嚴顧方拜疏辭異非朕謀帥  
 之意也卿其倍道開藩為朕布宣寬大愛養本根禁  
 戢饗殘振德貧弱使甌粵之民如處畿甸朕豈久勞  
 卿于外者

賜董槐辭免依舊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

宮進封永國公恩命不允仍故封吉國公詔

勅董槐卿堅卧家山力辭藩閭恬退風之可勵薄俗  
 朕念無以見禮大臣尊高年之意也爰命進爵然卿

既為公矣由郡而國不過序井何以辭為來疏又以  
父名引嫌深得先賢不聽樂之義已詔移封卿宜對  
揚成渙勿復有請

賜馬光祖再上奏辭免除觀文殿學士職任  
依舊思命不允詔

勅光祖國家重閫帥之權與偏帥異過大臣之禮與  
群臣異卿佩玉麟符開大幕府委任之權况重待遇  
之禮亦殊茲陞書殿之隆名蓋率先朝之舊典胡為  
謙挹尚尔巽辭有功見知念宣勞之久矣無德不報  
欲反汗其可乎所辭宜不允

賜龍圖閣學士提舉興國宮陳堽乞引年休  
致不允詔

勅陳堽昔在開禧嘉定召彼故老一時如臣游臣鑰  
臣大中臣達接武于廷惟臣萬里臣穎不至先皇知  
其不可彊起就加褒崇焉前朕命卿冠西清學士之  
列主洛社耆英之盟猶此意也某水某丘尋釣游之  
舊在朝在野仰廉退之風豈必引年謝事而後為高  
乎以德則尚有就問于家之禮以齒則未及箴儆于  
國之年勉為朕留毋遽請老

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魯國

公賈似道再乞祠祿不允詔

勅似道欲還相印殊駭輿情雖賜璽書未迴雅志朕  
當天下適多事之日卿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沂黃牛  
峽而蜀被銷捷白鹿磯而江濤息欲馬順流之謀沮  
斷蓋立極之勢安班師而過虛已以聽委弓旌於巖  
穴交壁帛於道涂朝半老儒國多君子胡為高興求  
解繁機昔謝安興抗鬚拊箠之嗟裴度有灰心霜鬢  
之句朕以肝膽而相照無毫髮之間言况守法者唯  
惟悻心首公者違恤私怨秋防不遠肝食未寬念同  
舟過風之時急而求子若滿堂飲酒之際樂反棄予

人將謂何卿必不爾

賜高衡孫辭免除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

浙西安撫使恩命不允詔

勅衡孫昔在祖宗廟三司使開封尹必用臣極臣襄  
之流為之以德不顯以材也卿生長故家議議猶接  
前輩緒官勤勞四方政事不失儒者大指前勇退出  
處有光今召歸望實采重朕以地官天府命卿為  
真猶列聖選擢儒臣之意視印無幾何霧濛之治化  
為晴霽怨咨之聲轉為懽愉亦可以見天意人心矣  
卿其即就列疾治事以節裕財以廉化俗使民不加

賦而大農足吏不犯法而京兆清用酬眷知勿事謙  
巽

賜禮部侍郎詹文杓乞補外不允詔

勅文杓朝廷清要官曰言路曰柱史曰說書侍講曰  
春官宗伯卿前後偏為之靖而共平賓謙茲而重厚  
有常人吉士之風屬方進律奚遽引去夫所謂更迭  
出入之制非以待侍從言語之流援楚為詞殆於未  
可朕惜以近臣之勇退有流行之言卿與衆君子而  
同升何妨賢之有

賜太傅右丞相賈似道再上奏乞賜罷免不

允詔

勅似道災害之出天心之仁朕誦斯言而加驚陰陽  
不和臣等之咎卿叢其責以自歸遠引三公變理之  
文近述四臣解罷之例抗章愈力申諭未回朕惟古  
者占書水潦陰類內得無小人間君子之象外得無  
四夷侵中國之憂宜汎掃朝廷宜調繆牖戶宜豐積  
貯以備荒札宜詔誅賞以贊陽明賴卿老謀壯國元  
氣乃敷予心腹見上下交孚之情儻移諸股肱豈君  
臣相勅之義

賜觀文殿大學士判平江府浙西兩淮發運



大使措置浙西和糴程元鳳乞還山林不允詔  
勅元鳳自昔大臣典藩多貴重自佚雖準之忠彥博  
之賢猶有崇飲飭游之譏卿之鎮吳門也以民戚休  
為己若樂有運甓之勤無疑香之通首奏蠲偽增之  
租鑄敷糴之額使朕得意志慮家至戶到下令未嘗  
操切忠恕而已治賦無他繆巧節縮而已視向來司  
牧餽數公治行為冠茲覽來奏遠欲投閑歲事聖成  
糴數未足卿而懷歸則郡隳已成之緒民墮不終之  
惠也卿之未可捨朕猶吳人之未能捨卿也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五

第 35418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二

13



号	平
SI 11 8	平
	大
	款

秀

